



母亲的纳凉经

□张俊

盛夏之夜，酷热难当，与小同伴疯玩了一整天的我早已经疲惫不堪，沉沉入睡，浸泡在自己的汗水中。突然，一阵阵清凉驱走了暑气。朦胧中，我努力将沉重的眼皮睁开一条缝，却只见一把圆圆的大蒲扇在不停地摇，耳边还传来母亲疼爱的声音：“这孩子，好多的汗水啊……”我翻身，背后的风愈发清凉有力，我在这凉风中继续惬意地呼呼大睡，也不知那摇扇的手是否已经酸软。

重庆夏天热，贪玩的孩子们却无视天上烈日的炙烤，照样嬉戏疯跑。20世纪70年代，是一个物质与经济处于极度匮乏的年代，人们为了温饱而奔波，孩子也就是纯粹的“放养”。左邻右舍的孩子，额头上脖颈上身上密密麻麻长满了绯红的痱子，一到睡觉的时候痱子炸裂，浑身发痒，难以安睡。有的孩子头上还鼓起了又红又亮的大脓疮，像小鹿头顶刚刚冒出的“角”。那“角”不能触碰，如若不小心碰到，就会有惨叫从“角”主人的身体里面飘出。等到那“角”长得足够大了，顶部发白的时候，孩子的母亲就会带他们去卫生所“开刀”。

“角”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弯月般的疤痕，如果那脓疮长在头发中间，有疤痕的地方再也不长头发了。聪明而又顽皮的熊孩子们从来都不消停，给那些长痱子长脓疮的孩子都安上了浑号：长痱子的是“痱疔宝”“红麻子”“满天星”。长脓疮的是“独角兽”“牛魔王”“二郎神”。头发中有疤痕的是“飞机场”“疤子娃儿”，遭“划盘子”了。看见那些刚刚才挤了大脓疮的孩子来了，熊孩子们都要大喊：“放电影了！”因为他们的脓疮被划开以后包扎的纱布，被熊孩子们戏称为“放电影”的银幕。

那些浑号既生动形象又贴切有趣，这些熊孩子的智商让人不能不佩服。被戏弄的孩子，胆大的会去追打喊话者，胆小的则哭着回去告诉爸爸妈妈。大度的父母听了孩子的哭诉，会一笑置之，安慰敷衍孩子几句就过去了。若是护孩子的家长就要带着孩子去找熊孩子家长理论，熊孩子家长大多安抚一下哭哭啼啼的孩子，并开出“空头支票”——不要哭了，等他回来，叔叔打他一顿。过后，事情便烟消云散。

因了母亲的聪慧与精心，我和哥哥从来没有长过痱子和脓疮。街坊邻居的大妈大婶们都就来向母亲取经，母亲笑吟吟地告诉她们：尽量不要让孩子在正午时候去暴晒，日头毒着呢，容易中暑，也容易长痱子脓疮。太阳下山以后，往门前院坝屋顶砖墙上泼凉水，可以降温。找一些薄荷、金银花、杭白菊、生甘草之类的中草药煎汤让小几代茶饮。给小几多饮用一些家常清暑饮料，如西瓜汁、绿豆汤等。洗澡的时候，在洗澡水里兑一些“十滴水”……大妈大婶们得了“真经”便高高兴兴回家了，按照母亲的妙方如法炮制，每到日头落西山后，我们居住的一排平房，便有一盆盆凉水泼向院坝屋顶墙壁，那景象如泼水节一般壮观。被炙烤得滚烫的院坝墙壁屋瓦在凉水的冲洗下，发出“嘶嘶”的声音，蒸腾出一股股湿热的气体以后，晚上真的感到清凉了许多。

我不知道母亲的其他妙方是否有效，不过我知道，母亲最关键一招没有告诉她们，那就是对儿女无私的爱和无微不至的照料。或许，母亲自己也不知道这是至关重要的妙招，她以为那只是一个母亲的天性与责任罢了。

随着我们兄妹长大，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好。那个夏天的一个周末，刚刚参加工作的我一跨进家门，就觉得家里有些异样：父亲笑吟吟，母亲喜洋洋。我问母亲家里有什么好事，忽然一股清凉从我背后源源不断袭来，我一扭头，一台崭新的电风扇正摇晃着圆圆的大脑袋，防护罩上的一根根金属丝锃亮锃亮的，在柱子上的走马灯的映衬下，一位衣袂飘飘的仙子正在旋转。

“电扇？”我喜出望外。

“昨天才买的，三峡牌。”父亲按捺不住的喜悦从眼睛里溢出。母亲的嘴角也漾出了笑意。晚上乘凉的时候，父亲搬出了新买的电风扇与大家同享，在邻居们的新奇羡慕中，一阵阵凉风把众人的笑声吹得好远好远。就这样，我家的第一台家用电器出尽了风头。即便是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，父亲眼中的笑意与母亲嘴角的欢畅，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。

时光在指间悄然流逝，21世纪的曙光照耀在神州大地的时候，家用电器已经走进千家万户。电视、冰箱、空调、洗衣机等等，应有尽有，即便是价值百万的私家车，大家也是见惯不惊了。小孩子也从放养模式转换为“贵养”模式，现在的孩子大都是独生子女，是一家人的轴心，众星拱月般地成为“小公主”“小皇帝”，痱子、脓疮、纳凉自然被人遗忘在爪哇国了。

2008年夏天，年逾古稀的母亲与全家一起自驾游，在渝鄂交界处的森森林海中，我们惊喜地发现了一个名为黄水的小镇，这里的蓝天白云、山清水秀、红花绿树让我们心旷神怡，更难得的是夏日酷暑在这里荡然无存，空调风扇在这里无立锥之地，在我们的怂恿下，母亲在这里买下了一套小户型作为避暑房，每年夏天来这里避暑。此后，每逢与老同事老朋友相聚，母亲总要现身说法：黄水的夏天如何凉爽，空气是如何清新，山珍如何新鲜，当地人是如何质朴……

在母亲的眉飞色舞津津乐道中，我又看到了三十多年前“三峡牌”电风扇进入我家时母亲那般飞扬的神采，那漾在嘴角的笑意。

十多年后的今天，黄水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夏日凉都。众人都夸母亲有先见之明，母亲的鼓动也卓有成效。这不，今年夏天，母亲的老同事也在黄水买了避暑房，大家相聚甚欢呢！

(作者系重庆作协会员)

免费的冰糕

□周成芳

夏日的午后，太阳炙烤着大地。走在街头，一波又一波的热浪滚滚袭来。我感觉口干舌燥，想买支清凉的冰糕来解暑，便去了附近的超市。

打开冰柜，各式口味的冰糕琳琅满目，让人眼花缭乱。我买了一支形状如菠萝的冰糕，剥开精美的包装纸，将冰糕含在嘴里，轻轻地抿着，只觉得全身心凉爽舒适极了。这感觉顿时唤醒了我儿时买冰糕的美好记忆。

“冰糕……”儿时的夏天，大街上常传来叫卖冰糕的声音。卖冰糕的大多是年轻人，他们的肩上挎着正方形绿色木箱，箱里存放几十支冰糕，里面用棉被盖着，以防融化掉。他们在叫卖的时候，特意将“糕”字拖得很长，这在炎热的夏天，简直是对人们最大的诱惑。

有位经常在校门口卖冰糕的女子，二十出头，身材修长，模样清秀，还梳着长长的辫子。在叫“冰糕”二字的时候，她的声音像唱歌一样动听。她每次路过校门，我都会盯着她肩上绿色的木箱出神。

“买冰糕吗？”有次见我一直打量她，她停下来问我。

“多少钱一支？”我一时慌乱，随口问了一句。

“5分！”她说完像是很期待似地望着我。见我无反应，她赶紧说，“4分吧，放学了，冰糕快化了。”我捏了捏裤兜，里面有5分钱。

早上母亲给了我一毛钱，我花了五分钱买了两个小白糕，这剩下的5分，刚好是明天的早餐钱。可我实在受不了冰糕的诱惑，再说这多划算啊。我一咬牙，赶紧支付给了女子4分钱。我从她手里接过冒着丝丝白气儿的白糖冰糕，含在嘴里慢慢细抿，全身顿时凉爽通畅，格外地舒坦。

我以早上吃不饱为由，向母亲多申请了早餐费，这样省出来的钱就可以买冰糕。我将买便宜冰糕的经验分享给了小伙伴们，自那以后，哪怕渴得要命，我们也一定要等到下午放学后去买。这样别人花5分钱买的冰糕，我们只需要4分钱，有时冰糕化得厉害，只要3分钱，甚至2分。

买来的冰糕，我不会一下子塞进嘴里，“吱吱吱”地嚼碎咽了，而是放在嘴边，贪婪又吝惜地伸长舌头一下一下地舔着，吃完后，连那根棍子我都要放在嘴里含半天，久久不肯丢掉。

买来的冰糕有时不舍得吃，我便先将它放进玻璃杯里，看它慢慢化成冰水，然后再一小口一小口地慢饮。那一滴一滴清甜清甜的汁水，带着冰冰的凉意直窜入五脏六腑——那真是全世界最好喝的饮品啊！

因为贪恋冰糕的清凉爽口，我甚至幻想着，要是我家有亲戚在卖冰糕该多好。

我的美好愿望，还真的成了现实。那位在校门口卖冰糕的女子，不久后竟嫁给了我的表叔。每次见到我，表婶就会打开木箱，递给我一支冰糕，却不肯收我的钱。我总是推说不要不要，手却早就伸过去了。

因为有亲戚卖冰糕，那些年的夏天，我成了小伙伴们最羡慕的对象。

我吃免费冰糕的事，不久被母亲知道了。她将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。她说表婶每天顶着烈日卖冰糕很辛苦，这让我感觉很不好意思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大街上再也听不到“冰糕”二字的叫卖声，冷饮店里各种各样花花绿绿的冰糕应有尽有，价格也越来越高。冰糕也不再是夏天的专属品，人们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各种口味的冰糕。

当年卖冰糕的表婶已年过半百，每次见她带着小孙女在冷饮店选购各式各样的冰糕，我都会抢着替她付钱。或许她早忘了当年支援我冰糕的事，可那冰冰甜甜的冰糕味道，却一直让我回味无穷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，开州区作协副主席)

冰糕——凉快——

□兰采勇

记忆的夏日里，化解不开的是那吆喝声中带来的一丝冰凉：冰糕——凉快——循着清脆悠长的叫卖声，那个头戴草帽、颈搭汗巾、身背木箱的熟悉身影出现在视线里，隐在木箱里的冰糕就成了我和伙伴们在炎炎夏季最大的企望。

那年头，农村没用上冰箱，也没有今天市场上售卖的各种缤纷色彩的冷饮。每逢上街赶场，“冰糕——凉快——”的声音总会在街头的一角响起，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围在卖冰糕的人周围，或蹲或站，眼睛紧紧盯着那个让我们垂涎欲滴的箱子，看着也是一种无言的享受。不时有人走上前来买上一支，伙伴们的目光就会尾随那人的背影一路穿行，直至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才极不情愿地收回羡慕的目光舔舐着自己的嘴巴，似乎自己已经享受到了冰糕透心的凉爽和回甜的润滑。

有的抵挡不住诱惑，便使用各种方法游说自己的父母来到摊点，目的只有一个：就是想好好体验一下冰糕氤氲在舌尖的感觉。那时冰糕的价格不贵，卖得最好的是白冰糕，一毛钱一支，爽快的父母很快就让自己的孩子得偿所愿；但有的父母因为囊中羞涩而拒绝了孩子的乞求，毕竟一支冰糕的钱在当时能买两盒火柴，抑或一包川叶烟。

卖冰糕的除了赶集日在场上固定地点外，还会利用两个赶集日之间的间隙走村串乡（乡下一般是隔两天赶一次集）。烈日下，午后极端闷热静寂，只有蝉鸣的热闹，一声接一声地叫个不休，整个村落都仿佛失去了生气。因此，只要那吆喝声起，整个乡村就如同寂静的湖面投进了一枚石子，唤起了同村小伙伴们心中的馋虫。此时，我很少主动央求家人给我购买，但眼巴巴的表情却躲不过母亲的眼神，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，便摸索着从裤腰掏出一个叠得紧紧的手巾包，层层打开，在里面抽出一两张毛票或者硬币递给我。

来到卖冰糕的大叔面前，把手中握成一团的毛票递过去。大叔放下木箱，揭下盖子，上面是一层破棉絮，再下面才是一支支挨得紧紧的冰糕，抽出一支递给我，便飞速地将破棉絮按紧，再盖上盖子，继续“冰糕——凉快——”吆喝着行走在村落之间。其实，那时我心中有个疑问，冰糕遇热就会融化，用棉絮盖得这么紧怎么还能保存呢？直到长大后才知道这是避免热气进入和冷气溢出，保持箱内的低温。

冰糕买回家，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装纸，用舌尖慢慢碰触着。舍不得一下子就吃完，索性取来一个碗，把冰糕放进去，让它慢慢融化，递给父亲、母亲……看他们装腔作势地啜饮一口，再回传到手中，碗里的冰水还是那样多，不过分明看见他们脸上洋溢着无尽的幸福和满足。

日子就这样一年年的过下来了，听着那熟悉的叫卖声渐渐长大。不知何时，冰柜换掉了木箱，冷饮的品种也多了起来，那声音就凭空消失了。天热，就去商场里批发点各式的冰糕雪糕放在家中冰箱里，随吃随取。舒适是舒适，但总觉得缺了些东西。

是什么，对了，是好多年未曾听到的那一划破夏日的吆喝：冰糕——凉快——今后，怕是再也听不到了。

(作者系重庆作协会员)

